

水利會

建築的路是漫長又寂寞的，再美國事務所工作時，可畫出漂亮的圖，操作出漂亮的空間，但總覺得少了什麼似的，雖然生活上已幾乎認同了美國的環境，甚至肌膚也愉悅地適應了那裡空氣的溫度與溼度，但心裡仍覺得還缺少了什麼。直覺自己的童年是再西遊記、后羿射日、嫦娥奔月的童話中渡過的；白雪公主與睡美人偶爾外婆送的故事書；馬克吐溫的世界是中學後才知道的；卡夫卡、卡繆是高中後很用力去認識的，但他們的世界與我成長環境距離的那麼遙遠。這種距離，卻是到後來讓我覺得心裡真正的話說給我的美國同事及業主聽，他們也許只是「Appreciate」但卻不會感動的。

大約在 1990 年前後，我開始注意到日本年輕一代建築師在日本的一些作品，風格手法各異，但你知道這些作品就是那麼「恰當」的長在那塊土地上。那時覺得台灣也許可以有這樣的機會吧？因為雲門成長了、侯孝賢的電影有生存空間了、黃凡也一直有他的讀者，那麼建築應也快跟上了吧？因此說服自己搬回台灣。

回來後卻驚覺故鄉對我而言竟是那麼的陌生與遙遠。我不知道我的同儕建築從業者心裡想的是什麼？當我羨慕的看著他們的業績時，他們卻紛紛的說做不下去了，一家家的遷到加拿大、紐西蘭去。我也不知道業主想的是什麼？當他們口口聲聲說要改革創新時，卻又常以理想國為前車之鑑。回到台灣這樣混亂的世界，很努力的跳了進去，曾參與中廣電台現場 Call in 的節目將近一年；也在東海建築系兼了幾年的課；也和一群同業成立了「真建築研發室」辦了近三年的演講，企圖由各個階層去散發對建築的一些熱忱，天真的期待一些回應。但五年來，不知道自己真正作了什麼？總覺得大家在劃分領域後，自己仍是局外人，仍對這混亂的環境使不上力。支持自己走下去的，是對建築始終的熱愛，是來自遙遠的競爭（我深信與我同時期在美國求學受訓的同儕們沒有一刻停止成長的），支持自己走下去的還有一個會被竊笑的信念----那就是我覺得台灣不缺一個能賺錢的建築師、不缺能長袖善舞的建築、也不缺一語出四座驚的大師，台灣所缺的是一些不聰明、不靈巧、不善見風轉舵，只專注的執行一些信念的建築從業者。這些人相信上天給了我們那麼特殊的才能與任務，要藉由我們的手來創造空間，改善居住的世界，那怎能不心懷戒慎與敬意的來執行我們的工作呢？

這些年來除了循著自己景仰建築師的腳步外，也一直試圖去搭上台灣的脈動，這脈動是隱藏在底層深處的，不在建商喧鬧浮誇的文宣中，也不再學界殿堂的議題中。這個脈動是你看到迎城隍時狂舞的旗幟，聽到原住民對天地發出的歌聲，看到太平洋的海浪澎湃的衝擊礁石時，忽然間心弦跟著共振了起來。那種稍縱即逝的感覺是一直想捕捉來反映再建築的實踐。